

Dying City

文 謝東吳

天亮了。

我從昨晚的夢裡爬起來，宿舍的枕褥、統計力學、以及一點點的奇想揉合而成的夢。早晨的涼風吹拂著我，一貫的短褲涼鞋大背包。然而有什麼不太一樣。

太靜了。

走過四樓轉角的寢室沒看到那個照例打魔獸到天亮的舍胞，男五樓下便利商店的店員不知所蹤，日光燈卻還亮著，好像只是在儲藏室整理存貨而已。也沒有看到任何早起運動的人或者是賣早餐的。我騎了腳踏車，在這樣的安靜裡踏著，出了宿舍。

眼前的景象更是奇異，紅綠燈照常動作，路上全都是車，但是每部車都安安靜靜的停在路上，沒有發動，車上也沒有人。我輕鬆鑽過基隆路的車陣，沒有引擎聲浪、薰人的廢氣和喇叭聲。

Woo～Got a one way ticket to the blue～

為什麼走過上千遍的這條路，今天走來格外痛快？風變得猛烈，像是颱風來臨的前兆。

我開始想像一個沒有人的世界，也許就像主人出遠門的房子，只要發電廠呀什麼的危險東西有程式自動控制，應該沒有什麼影響，頂多是少了點噪音多積些灰塵。時間再長一些，也許會有野猴子摸進城市裡搜刮食物，發現超市裡的水果米麵都腐爛了，如此而已。不過，事情真有這麼簡單嗎？可能程式沒聰明到會運補燃料，用不了多久發電廠就停止了。那也不過就是沒電，晚上暗些。

「噢，我的想像力真是貧乏。」在我感嘆的時候，迎面而來的是半傾圮的總圖。

總圖書館右半邊坍塌了，磚零瓦落。每一陣強風吹過就從館裡掉出不少書來。我撿了幾本起來，都是些沒看過的書。書這麼多，誰能都看過呢？要是兩三千年後考古隊挖到一本「論氮化鎵二維系統在低溫時的電路傳輸特性」，要解讀恐怕比羅塞達石更困難吧？總圖像座廢墟般擋在我面前，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年久失修偷工減料還是受到外星人轟炸，可能外星人認為，這些人類每過幾個月就會大量聚集於此拼命消耗腦容量，間或發出難以用光譜分析的閃光，其行為神秘不可解，總圖必然是座神殿，定期舉行宗教儀式以提升信徒腦力，故摧毀之。

我棄了腳踏車，從崩塌的建築物旁一堆堆的瓦礫間通過，總圖前廣場竟出現一條橫向鐵軌，以及

一個小月台。那就就像是山野間孤零零的小站，一天大概只停兩班車，青苔恣意生長，南來北往旅客誰也沒看在眼裡的小站。它的名字可能偶爾被旅遊雜誌提起，然後大批大批遊客湧入又湧出。也許會蓋很多的茶館民宿，然後小站就不是小站了，而是大家口中的「觀光勝地」（大部分的觀光勝地都不是觀光勝地）。又或者人潮來了又走，留下足跡和垃圾，小站還是自顧自的當它的小站。不過這些都沒有意義了，人都不知道去哪邊了，也就沒有小站和大站的差別。況且總圖看起來還滿像座車站的，雖然現在塌了一半。至於看起來莫名其妙的活大就讓它消失好了。



我爬上月台，月台上居然有座售票亭，還掛著 7-11 的商標，就像是台中車站月台上賣香煙雜誌茶葉蛋的小店。

戴著方眼鏡的售票員：「您好，請問需要什麼服務嗎？」喔！沒想到有人賣票，果然有 7-11 真好。

我：「從這裡坐車可以到哪裡？」

售票員：「你想要到哪裡？」

我：「我怎麼會知道？」

售票員：「票價是你身上的所有貨幣。」

我：「好貴！可惜我沒帶錢。」

售票員：「那就不用了。票只剩一張，喔，應該說本來就只有一張。」

我：「你早知道我要來這搭車？」

售票員：「現在只有你一個人，如果打了兩張票要賣給誰？」

我：「也是。.....不對啊，你不是人嗎？」

售票員已經消失了。

我瑟縮在月台候車座的一角，天暗了下來，風雨不斷的吹打這座小車站，以及後面坍塌的圖書館。

也不知等了多久，漸漸的，遠處透出亮光。轟隆轟隆的聲音由小到大，長蛇般的列車從山邊行駛過來，火車頭「嗚嗚」的響了兩聲。

我沒什麼選擇，只好上了車。

車上溫暖而明亮，座位就像一般通勤電車一樣長長的兩列。同樣的，這裡也沒有任何人，整個車廂空蕩蕩一片。我索性躺橫了，頭抵在長椅的一端，手還可順勢拉住鐵柱，不至於被顛簸下來。這樣其實還滿舒服的，我迷迷糊糊的睡去，迷迷糊糊的做了個夢。睜眼時精神已經好的多，聽說一醒來就會把夢忘記。於是爬起來看窗外。

怎麼開了這麼久才到物理系館.....

忽然後面有人說：「年輕人，你覺得火車開太慢了嗎？」

我嚇了一跳，轉頭猛一看，是列車長。

「先拿出你的車票吧，我是列車長，雖然只有一個客人，總得盡個義務。」列車長說。

我拿出車票讓列車長打了個洞。

「你不要覺得火車開太慢，你要知道有一門學問叫做相對論，它告訴我們時間和空間都不是絕對的.....」

「可是我相對論學得不好，差點被當掉...」

於是列車長給了我一堂漫長的相對論課，雖然我覺得他在瞎扯一通，但人在這莫名其妙的。火車上，又能做什麼呢？只好耐著性子聽著。

列車長越講越熱切，他開始用很誇張的手勢來輔助「光從這裡到這裡，然後這裡的人看到的時間比較慢，這裡的人比較快....」他的聲音立體起來，不像之前那樣平板呆滯、像機器人一樣單調。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。

火車慢慢的加速。

忽然間，我「啊」的一聲，但在我聲音消逝之前，一零一大樓那黑色的巨大身影已經在閃電強光

之中分崩離析。幾秒鐘以內的時間，直指向天、唯我獨尊的那座雄偉尖塔只剩下半截暗紅的殘骸，以及碎塊墜地引起微微的地震。雨勢變得更加狂暴，鏗鏘鏘打在火車頂上的巨響連成一片，轟鳴不已。在這麼大的雨勢之中，一切都變得朦朦朧朧。雨水和醜陋的都市叢林逐漸融合，水泥大廈好像吸飽了水，從邊緣滲出黑色的汁液，然後從底部慢慢融化...黯淡的河面越來越寬，吞噬所剩不多的河濱。天越來越暗，越來越暗...列車長卻連往外看一眼都懶，繼續賣力的揮舞雙手講解狹義相對論，聲調越來越高，好比我們腳下的就是愛因斯坦所想像的火車一般。從火車外看我們，火車長度會縮短，我們看窗外景物會往前進方向彎曲。我很想告訴他，用這麼快的速度在大雨中疾駛，恐怕還來不及看到相對論效應，就先滑出軌道，見愛因斯坦去了。但這明明只是輛破舊的通勤電車啊，為什麼速度這麼驚人呢？我想起名偵探柯南「貝克街的亡靈」，但是這裡沒有葡萄酒桶和斧頭，沒辦法將整個車廂灌滿葡萄酒來減低事故時的衝擊，照抄是行不通的。我的腦袋陷入無可救藥的混亂，火車以駭人的速度風馳電掣，雨水卻已淹沒了窗外的景象。

「不好意思，外面雨這麼大，我們是不是應該放慢速度，想辦法停車避難？」終於，我鼓起勇氣打斷講得興高采烈的列車長。

「外面？」列車長微微抬起下巴，鼻子哼了一下，用斜眼睥睨著我。

「你們管過外面怎樣嗎？避難？能逃到哪裡去？」

轟的一聲，火車開始劇烈的顛簸，似乎碰到了崎嶇的山路。車廂燈光忽明忽暗，照得列車長冷峻的臉猶如閻王一樣。火車又猛然蹦跳了幾下，列車長卻文風不動，我心裡感到巨大的恐懼。忽然，我的腳下一輕，整個身體浮了起來。相對論火車成了無重力實驗室。火車騰空了。

雨停，涼風習習。

這裡似乎是個不知名的山頭，車廂好像衝進爛泥裡了。我醒了過來，竟然沒有受到什麼重傷，車廂也未嚴重損壞。只是翻了九十度。

顧不得身上疼痛，我從一扇壞掉的車門爬出來，站在車窗玻璃上。天空已經恢復原來的顏色，幾片薄雲靜靜躺著。但市區已經變成一片波光粼粼的沼澤。只是冒出頭的不是水草而是建築物，水泥叢林成了水泥沼澤。原來的河道已經被沙土填滿，看不見河了，上游的水直接注入這座大沼澤裡。僅存的幾段堤防也已經分崩離析，被爬藤覆蓋了。

眼前的文明世界變成這副模樣，「這就是從進步到毀滅嗎？」我喃喃自語。

「不，這是從冷漠到毀滅。」不知何時出現的列車長回答了我。

「這一切都是真的嗎？」目睹這樣的情景，我的精神有點衰弱。

「當然。」列車長的話還是那麼嚴峻。

「爲什麼？所有的人都去哪了？」

「你曾經思考過嗎？人在你的眼中有什麼意義？當你對所有人冷漠，所有人對你也就只剩下工具般的功能而已，像是便利商店的店員、火

車的售票員一樣機械式的爲你服務。而不需要的部分就像路上滿滿的車一樣礙眼，所以他們消失了，有什麼好奇怪呢？原來的世界並不因你需要而存在，也不因你不需要而消失。現在世界依你的意思而改造了，這樣有什麼不好嗎？」

我一時說不出話，他說的有很大一部份是事實。這種普遍的冷漠瀰漫在每一個角落，所有的人對每一個人來說都只是工具。這是個不把人當人看的社會。

「那又爲什麼變成現在這樣？」

「呵呵，你以爲沒有人所在的世界這麼安詳嗎？世界是這麼的不自然，你知道人要耗費多大的力量來維持他嗎？你們已經變成活在水泥上的民族了。地面滿佈柏油、水泥，水不能滲入地下，然後再用更大更寬的水泥堤防抵擋更兇猛的洪水。一旦逢雨，竟需靠抽水機度日，還自誇「我們有全東南亞最大的抽水站」，豈不荒唐？鑿山開路，遇水修堤，水泥滿佈在每一塊土地上。更甚者挖斷地下水脈求通車。原來鋪上鋼筋水泥就是建設、就是發展進步。」

「你在這方面又做了什麼？」列車長又說。

我無話可說。

「瞭解的人很多，做事的人很少，你們流離失所也是理所當然的。」

「但是，」我抗辯。「我們心裡也是希望改變的，不僅越來越多人關注這些問題，我們也想要換掉貪腐無能的政府，卻無奈天下烏鴉一般黑。」

「關注？關注有個屁用，呸！你們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，永遠期待英雄來領導，奴隸胚子！心裡軟弱的病根不挖掉，不用自己的手去開拓哪怕只有一點點的新局，還能期待什麼？期待大家有一天忽然自己良心發現嗎？」

「現在講這些，不是太晚了嗎？」

據說這裡原本是座湖，後來在北面切穿了一個缺口，湖水瀉出流入海中，然後人才在這裡定居生息，開啓這裡的故事。現在故事結束了，

人所建的皆已坍塌，湖裡又灌滿了水，回到故事的起點。這樣原本也沒有什麼不好，只是現在水髒了些，可能很多年都見不到魚吧？人留下的一切慢慢的都沉在水面下了，一眼望去看不見，真好。

我拾起小石子，向湖心拋去。很久很久以後傳來的撲通聲，沒有人能聽到。